

老款小孩

海南陵水縣赤嶺村十歲男孩阿亮，這幾天火遍全網，被尊稱為「赤嶺亮哥」。他在晚上獨自划着一艘塑料小板船出海釣魷魚，太困了在船上睡着，結果漂流一天一夜到了三亞海岸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一艘釣魚船發現獲救。

無人否認「亮哥」行為的危險性，並且都呼籲家長加強監護，但這都沒有影響他迅速晉升為「國民偶像」。在他身上，公眾看到了很多久違的稀缺的閃光點，勇敢、鎮定，不經意間替很多成年人完成了一直遲疑不前的夢想，一個人集齊了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《海賊王》《孤筏重洋》的現實真人版。或者說：又一個「老款小孩」！

前些日子，山東日照紫髮、跳漢代盤鼓舞的小女孩，在河北保定廟會上打「武鼓」的小男孩，因為其散發的「復古」氣質，被譽為「老款小孩」。他們的樣子壯實，樸素，自然，生機勃勃，充滿溢出屏幕的活力。而「亮哥」的淘氣、大膽，同樣喚醒了很多人沉睡的遙遠記憶。幾十年前，每條街巷胡同，都不乏像「亮哥」這樣爬樹、翻牆的淘氣孩子，在泥土裏摸爬滾打，在陽光下追逐奔跑。

如今，太多的「乖孩子」，被困在補習班與興趣班之間，在「雞娃」家長的內卷焦慮中疲於奔命，像被精心修剪的盆栽，精緻乾淨、規規矩矩。或是沉迷於手機屏幕裏的遊戲、短視頻，或是在巨量的「投餵」中變得臃腫遲鈍，過早地失去了童真與活力，失去了更多成長的可能，趨向於千篇一律的「脆皮青年」。

正因如此，「老款小孩」，天性率真，如一股清流，沖刷着生活中的沉悶和浮躁。這不僅僅是一種懷舊的共鳴，更是一種對未來的期許。大膽放手，給孩子留出更多時間，到生活中尋找興趣，在適度的冒險中錘煉勇氣，堅韌成長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螢光入饌

每年三月，當日本富山灣的漁船上亮起第一盞燈，漁民們便知道，跟螢鳥賊一年一度的約定又到來了。在這片被群山環抱的深水海域裏，螢鳥賊不僅是季節的奇觀，更是獨一無二的食材。這些拇指大的精靈們用一身幽藍螢光打破夜的寂靜，如繁星般躍出海面，喚醒了食客們沉睡的野心，也讓當地人的期盼有了最溫柔的回應。

很多人不知道，這種身材嬌小，可發光的烏賊，竟然也能吃，還被冠以「美味之源」。確實，螢鳥賊捕撈期短，出身矜貴，哪怕到了日本，也只有很少的幾片地域能吃到，比如最出名的富山，以及鳥取、福井。單就富山來講，這裏因為三面環山地形特殊，寒暖流能交匯激盪，豐富的浮游生物提供了絕佳溫床，傳說中的「天然魚塘」名副其實。而螢鳥賊要在三月下旬到六月初聚集產卵，從深海處游至淺層，因為眼周和腹部自帶發光器，平時用來嚇退天敵，到了捕撈期，則成了牠們「現身」的重要依據。

富山人深諳「旬之味」的奧義，越是珍貴新鮮的食材，就越要簡單處理。捕上來立即斷掉神經，鎖住鮮度，這無比嚴苛的時效性，讓天意、人為，合二為一。經典的吃法是刺身，入口緊實，細膩感一層層暈開，「深海作息」讓牠們毫無腥氣，透着一股叫人心曠神怡的甘甜。對不愛吃生食的人來講，烏賊燒也非常可口，在鐵板上短炙數秒，外焦裏嫩，夾起一片，肉質還保持着柔滑，淋勺醬汁，甜和鹹的交織好像濃縮了整片澎湃的富山灣，一波又一波浪潮拍打舌尖，最後化作口腔裏一抹溫潤的餘味。

更難得是富山的飲食習慣跟螢鳥賊堪稱天作之合，當地人偏愛發酵之物提鮮，而非重油厚醬。刺身清透，味噌醃炒，下酒佐飯兩相宜，時令風物在一處。

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三月十八日，北京停暖了。因為冷空氣來襲，和往年相比，今年供暖延長了兩天。集中供暖是這些年的網紅話題，從地理上說，秦嶺—淮河是我國的南北分界線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，便以此劃線確定集中供暖的區域。北方城市冬季採取集中供暖系統。生活在這樣的城市，供暖和停暖成了兩個特殊的季節標識。當屋裏開始供暖，冬天才真正來臨。停暖則敲響了春天抵達的鐘聲。對於生活在鋼筋水泥城市裏的芸芸眾生，如我而言，這兩個日子的意義不亞於布穀鳥

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春天百花盛開，正是賞花絕佳時候，韋莊曾在春日遊，看到「杏花吹滿頭」；杜甫江畔獨步，看到「黃四娘家花滿蹊，千朵萬朵壓枝低」；楊萬里於樹頭新綠未成陰時出遊，看到「兒童急走追黃蝶，飛入菜花無處尋」。

如今生活節奏快，很多人說從早到晚都很忙，哪裏還有閒情逸致去賞花，偶爾遇見滿園春色，也只是匆匆一瞥便快步離開。曾認為，只有古人有時間與心情駐足三小時，只為看一朵雲飄過花枝。近日讀到韓愈的一首

香港話劇團的自家黑盒劇場有不同節目，其中一個「文本特區」主力推動具發展潛質的原創劇本。近期我觀賞了新進編劇黎曜銘編寫的《人間》，據悉該劇早在兩年前已曾公開演讀初稿，編劇其後再作修改劇本，繼而於「文本特區」以簡約形式演出。《人間》借日本曾經發生的一宗離奇事件，探索國家發展與個人存活的微妙關係，以至人們在艱難時刻如何作出抉擇。

故事講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經濟蕭條，民不聊生。當時的

國營鐵道經營虧損，錄得嚴重赤字，在各方勢力相逼之下，日本政府宣布啟動《定員法》，即要將國營鐵道大幅裁員。其時的鐵道總裁下山哲人為了協助工人解決生計，挺身面對壓迫。黎曜銘根據曾發生的「下山事件」作為劇本意念源頭。當年真實的下山定則為國鐵總裁，需要處理裁員事件，但在關鍵時刻，下山定則被發現於鐵道車軌身亡，到底他是自殺抑或謀殺，至今仍未有最終定案。

作為戲劇藝術作品，黎曜銘選擇了一個引人入勝的題材作為故事藍

《人間》

本。《人間》以大時代為背景，動盪社會的普通人如何自處，其抉擇能否影響國家大局，又或起碼讓自己安身立命。各個命題透過「下山事件」能夠發揮高度戲劇效果。是次《人間》劇本不單以下山哲人為主角，另外一個角色黑木榮作為政府高級官員，既以國家大局為重，同時欣賞下山哲人的赤子之心，於是協助下山與制度對抗，惟是最終未能推翻當時的風雲政制。

《人間》劇本可讓觀眾產生不同的聯想。劇中描寫的日本政壇黑暗

同樣不止一次遇到「停暖日」。父母對子女的愛最無私博大，子女對父母的信任與依戀最直接坦誠。從呱呱落地甚至在母腹着床的那一刻，愛的供暖日就來臨了。這個供暖季很長，少則十幾年，多則幾十年，但停暖的一天終要來臨。父母日漸老邁直至永遠離開，如同上蒼一點一點拆走院子的籬笆門。明知道這門稀疏脆弱擋不住什麼，但只要門在，心裏那點暖氣就在。

來自父母的供暖只能一次性享受，來自環境的溫暖卻多次出現。比

春來花千樹

他：「你有什麼事在忙，怎麼不來欣賞如此美麗的春光？」

面對經濟壓力和職業競爭，為了能在職場站穩腳跟，今天很多人拚命加班，努力學習新技能，神經時刻緊繃，內心充滿焦慮。桃花灼灼，杏花如雪，正是出門賞花、奔赴郊野的好時節，卻不能放下忙碌、投身自然。好友邀請戶外郊遊，忙回答工作忙，走不開，無心感受這春日美好。

百般紅紫鬥芳菲，是因為「草樹知春不久歸」。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在一次演講中對「有底忙時不肯來」作分析，認為關鍵不在忙與不忙，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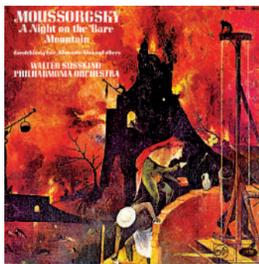
《人間》

面，以及美軍駐日同盟的壓制，令當時仍在戰敗陰霾而未復原的日本國民，倍感困窘。作為原創劇本，我覺得《人間》尚有發展空間，尤其下山哲人經歷各方壓迫的心理轉變，應可再深刻描寫。

乾草車上的荒山之夜

屏「地獄」主題局部。取材於俄羅斯民間神話傳說的《荒山之夜》是由摯友里姆斯基-科薩科夫在穆索爾斯基去世後整理並配器。穆索爾斯基曾在譜上有段關於曲子的文字描述：「來自地下深處非人類的轟鳴。黑暗幽靈的出現，以及隨後黑暗之神的登場。對黑暗之神的讚頌和陰間的祭典，狂歡作樂……」而這段文字描述與博世筆下的地獄場景可謂高度契合。

博世《乾草車》左側翼屏呈現的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黃雌雞餛飩

好友約飯，想要找個特別地方，選了中環下亞厘畢道的會所。會所裝潢以木色為主，間中有人彈琴唱歌，氣氛不錯。餐廳客滿，轉到下層酒吧，同樣可以點菜圍食，中西菜單俱備。先來炸蝦多士，更似西式做法。另上蟹肉咖喱，肉多醬辣，用麵包蘸食，味道不錯。

同桌有朋友腸胃不適，點了豬肉餛飩，現包現煮，味清肉滑，吃出平淡的滋味。肉餛飩，見明代《本草綱目》，以豬腎作餛飩，也有以生薑、乾薑混作餛飩餡料。

肉餛飩不獨豬肉，明代《壽養叢書》記用雞肉的做法，見「黃雌雞餛飩方」，用以「治老人脾胃氣弱，不多食」，材料分別有黃雌雞肉、白麵粉、葱白。雞肉切成肉餡，混和細切葱白，再接再以下說明：「下椒、醬，五味調和，煮熟，空心食之。日一服，皆益臟腑，悅澤顏色。」肉餡調味，包成餛飩煮熟，專心食用，有益

脾胃，潤澤面色。

雞餛飩食譜，另見明代《普濟方》，用以「治脾胃氣虛，下痢日夜不止」，「下痢」即「腹瀉」，食療治法如下：「用野雞一隻，如食法，細研橘皮、椒、葱、鹽、醬調和，作餛飩煮熟，空心食之。」用上野雞和橘皮，肉切調味，製法食法同上。

另有「黃雌雞羹方」，見元代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》，能「治老人煩渴」，斬雞切葱，和米煮湯，調味，少下鹽，「空心食之，漸進常效」，持續吃就有療效。如果混合食譜，先煮雞湯，再包雞肉餛飩，湯配餛飩，不知食療功效會否加倍？至少味道一定相配。

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《米奇17號》

看到電影《米奇17號》的海報，導演是曾憑藉《上流寄生族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韓國導演奉俊昊。想起之前看過原著小說，但書名叫《米奇7號》。

主角米奇為了逃離原本的星球，簽約成為星際殖民飛船上唯一的「消耗體」。經過肉身掃描和記憶上傳之後，他專門負責高度危險的工作。他死亡之後，會通過「生物打印」技術一次又一次「復活」，然後一次又一次地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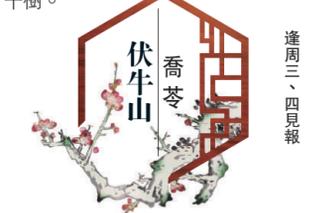
類似的「永生」設定，在科幻中並不少見。小說特別之處在於「高概念」之下，沒有拘泥於「向外」拓展：如何去面對充滿未知與威脅的外星生物，而是更多地「向內」挖掘：以「忒修斯之船」的故事來拷問「肉身不死、記憶永續」的設定——忒修斯坐着一艘木船周遊世界，在過

程中逐漸替換船上損壞的零部件。多年以後，船上的每塊木板都已經被替換過至少一次。「那麼，這艘船是不是當初啟航時的那一艘呢？」

在原著通過科幻討論哲學的時候，電影卻只想著通過「魔改」來諷刺特朗普。特朗普式金髮政客在銀幕上張牙舞爪之時，原著深邃的哲學星艦已被降級成了政治的諷刺快艇。荷里活在各種電影作品中對特朗普陰險怪氣冷嘲熱諷早已見慣不怪，但這部《米奇17號》「原創」了大量人物和情節，只為了「私貨」服務。可惜，可惜！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逢周三見報



逢周一、三見報